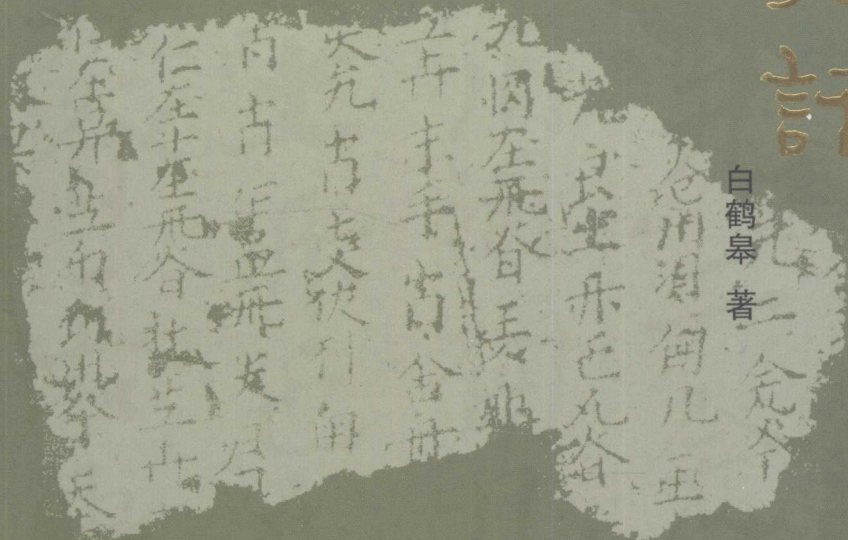


遼上京史話

白鶴皋 著



远方出版社

遼上京史話

白鶴皋 著

第5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AOSHANGJINGSHIHUA

责任编辑 赵志忠
封面设计 朱海汀
张建辉

辽上京史话

著	者	白鹤皋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赤峰市中正制作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9375
字	数	158 千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705-3/ I · 184
定	价	25.00 元

序

辽王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于 907 年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乘中原五代纷争之机发展、壮大起来的,与五代、北宋相始终的强大的政权。它在本土前后延续了 218 年之久。而后,契丹族又在西域发展了 88 年。辽王朝疆域广大、属国众多、民族繁众、国势强盛。各民族在这块幅员万里的国土上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从历史上看,辽与北宋形成了新的“南北朝”。在辽宋的对峙、交融中,辽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可以说,在当时,辽王朝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存在,在当今它也是一个需要“仰视”的历史高峰。

辽文化是以根植本土的原生文化为主体,以儒家文化为依托,不断地吸收西域、东北各民族先进文化的内容,构成了博大精深、恢弘壮观的整合体。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又一个辉煌时期。其影响力不但作用于本土,而且还辐射到东北亚、西亚、欧洲。不但作用于当朝,而且,对以后的金、元乃至清都构成了深远的影响。充分认识辽文化深刻的内质,发掘其深邃的内涵,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长期以来,受“夏夷之辨”及“大汉族主义”正统观念的影响,对辽史和辽文化的

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大而言之,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小而言之,不利于“打辽文化品牌”,不利于提高地区的知名度。辽与北宋的冲突和结盟,打破了以往的民族界限与文化分际。从此,使得各自传承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走向了交融、共活的发展道路(见任爱君先生《契丹史揭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辽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这一巨大的作用。同时,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把辽文化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以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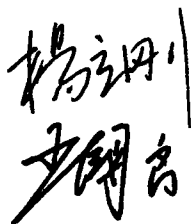
2003年11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了全区文化工作会议,会上,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各界发出了把我区建设成为“文化大区”的号召。对于生活在大辽勃兴之地的巴林左旗人,这一号召无疑是给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立足巴林左旗实际,发挥我文史研究工作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辽文化的研究早出成效、多出成果,为建设文化大区、打好辽文化品牌做一些扎实的工作。出版有关辽史、辽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就是我们对自治区建设“文化大区”的号召的具体行动。

白鹤皋先生是巴林左旗众多辽史、辽文化研究爱好者之一。近年来,他认真地钻研辽史,努力探索辽文化的内涵。在克服了体弱多病等重重困难之后,终于向我们奉献出了《辽上京史话》。此书以通俗的语言、活泼的叙述方式,以景生情,以人带史,用演义的笔法再现了辽上

京地区当时的人物、故事。对辽史、辽文化进行了有益地诠释。让人们跨过正史的艰涩,直接阅读到鲜活的“当年的人和事”。这种探索是有益的,也是应该大力褒奖的。希望其他同志也象白鹤皋先生那样,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多层面向着更深、更广方面发掘。为打好“辽文化品牌”做出积极地贡献。

中共巴林左旗委书记

巴林左旗人民政府旗长

The block contains two handwritten signatures in black ink. The top signature is written over the text '中共巴林左旗委书记' and the bottom signature is written over the text '巴林左旗人民政府旗长'. Both signatures are stylized and cursive.

序（二）

2002年春，我刚从政协到人大工作不久，原政协副主席王学军陪同本书的作者白鹤皋老师到我办公室，把《辽上京史话》书稿放在我面前，命我“给看一看，提点修改意见。”我说：“提意见不敢当，一定认真拜读。”我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认真读了一遍，感到这本书写得不错，很有特色。二位又来取书稿时，我说：“这本书应该出，若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忙。”

今年初，旗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自然规律决定我变成了调研员。因我二年前就已被聘为赤峰仲裁委林东办事处主任，人代会一结束，我就开始到仲裁办事处来上班。就在这个时候，王主席和白老师又微笑着出现在了新的办公室，并把一年多来经二十多人提过修改意见，作者本人又反复修改后的《辽上京史话》打印稿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命我“给写个序”。我感到为难了，实在是让我做瘪子。作序，只有那些大人物、或名人、大腕儿才敢、才行。我人微言轻，份量先天不足，怎敢为之？再者，我

是个外行，从来没给什么书写过序，也没人找过我。眼下是白老师把“蛇”画好了我再添“足”，肯定会损伤作品的光彩，降低作品的伤量和价值。不应承下来吧，情面上又真过不去。

王主席长我一岁，二十多年来，我们在旗乡两级多次同班子打过伙。到政协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很热心和重视文史工作。我是受他和原文史委主任曹建华以及一些热心文史工作的老同志“蛊惑”下跟他们“顺拐”的，也“同流合污”与他们一起作了点文史编写方面的事。他已退下来两年了，可对辽文化方面的事还这样热心，我实在不好意思摇头。白老师大我一句，已 70 岁的人了。他从 1956 年就开始在林东一中教语文，1961 年内蒙古师院中文系（函授）中文专业毕业。以后长期工作中虽也担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但始终任语文课，在巴林左旗是很有名望的中学语文教师，先后在三处校园耕耘了 40 多年直到退休。50 多岁后职称晋升到了“中学高级教师”。40 多年的积劳，使他的视力减弱的很利害，写这本《辽上京史话》用了近四年的时间，初稿都是戴着眼镜用毛笔写的，誊写、打印校对还得请人帮忙，实在不容易。他的执着精神令我感动、敬佩。我只好点了头。我说“权当我做一次作业吧，”于是我来个自我壮胆，自我充气：冒充一次

“名人”。

我又认真读了《辽上京史话》打印稿，同时还读了白老师以前的部分文学作品。他是全国散文学会会员，在几十年教学工作的业余时间以及退休后，创作了 200 多首诗歌，近百篇散文，还有短篇小说、剧本等，有不少被报刊登发过。他从 1957 年开始读辽史及其它一些史书。闲暇时间常到辽祖州、祖陵、上京古城漫步，蜿蜒起伏的城墙、观音石雕像、龟趺、柱础、南北塔……，一处处遗迹，一次次引起他的感慨、沉思，情和景的撞击，让他心潮翻涌，于是他拿起了笔，先后写了剧本《断腕楼》、《诸弟之乱》，散文《辽都漫笔》、《皇都皇城辽上京》等乃至这次写的近 15 万字的《辽上京史话》。

史话，也仍然是史书，写的都是大辽王朝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但作者是用散文的手法，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把辽朝（不包括西辽）200 多年九代皇帝及相关的历史人物中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具有情节性故事性。全书三十二章，每一章都象一篇完整的散文，全书又象一部长篇巨型散文，读来感觉很舒服。在不少章节中，有对辽文物遗址触景生情的感叹、联想，有对大辽王朝兴衰成败的分析、评说，还有每一章最后都有一首诗，或抒发作者的感慨，或对某一事

件某一人物的点评、概括，来作为一章的结束语。给我的感觉，这是这本书独有的特色、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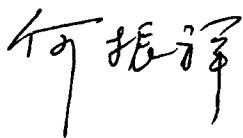
按照“正统”的作法，写史书是应该有“模式”的，但本书却跳出了“模式”。这种“跳出”，我认为应该是作者在全书构思上的创新，手法上的创新，最后便成了体例上的不拘一格，至少也是探索或者尝试吧。我分析作者的本意绝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追求一种最佳的效果。近几年来，不少人都在很时尚的大谈宏扬辽文化。弘扬，重要的是宣传，宣传，就应采用最有效的形式、渠道、手法，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作者所站的角度和面对与追求的效果就是读者面，即更多的读者。一本书，只有能看懂，才会有更多的人去看，才能有市场，最终才能实现弘扬、宣传的目的。考古学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都著有很多很好的有价值的史类、考古类、众多课题研究类著作，但它是专业性的、学术类的，是少数人看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只能“望书长叹”，而《辽上京史话》则是面对读者，是群众性的。

大辽王朝从公元 907 年建立到 1125 年灭亡，存在了 218 年，比北宋多 51 年。他崛起在中国北方，疆域面积“幅圆万里”，相当于两个北宋。契丹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伟大民族。他与汉族和其

它民族共同创造了无数历史业绩,使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融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建设制的过渡,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在中国发展史上,辽王朝和契丹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与历朝历代、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是同样重要的。

然而,今天又有多少人了解大辽王朝和契丹民族呢?唐太宗、宋太祖、武则天、慈禧太后,已经差不多妇儒皆知了,而对辽朝的辽太祖、辽太宗和皇后述律平、萧绰又知道多少呢?了解一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吧!

《辽上京史话》即将面世了,希望有更多的读者。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何振远' (He Zhenyuan) in a cursive style.

2004年3月

序（三）

11月25日，友人鹤皋先生来电邀我为其即将付梓的《辽上京史话》一书作序。三日后，收到他邮来的书稿，展卷一读，不胜欣喜。我本一介书生，在已经度过的大半生中，读过的书不能算少，但却从未从读书中获得过如此充分的而强烈的亲切感和满足感，不是说在我读过的书中唯本书最好，而只是说对我对本书实在是情有独钟。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白鹤皋先生曾一同在位于辽上京遗址西北角约距一公里余的林东一中教书数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由于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友情日深。在从林东一中分手后的四十余年中，一直是偶有互相探访，常有作品赠答，更不必说电话问候、书信往来之频繁了。地理距离的拉长，似乎把我们的心理距离拉得更近了。我们一直在互相关爱和激励中行进在人生旅途上。不幸的是，临近退休之年，他竟突发眼疾，几近失明，多方医治，疗效甚微。一个以读书撰文为人生第一乐事的人，在壮志未酬之际，突然遭此厄运，不仅他本人精神上所受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即使就我而言，也是痛惜之情象一块重石一直沉沉地压在心头。如此境况之下，本书尚能得以问世，我怎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加之辽上

京那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小时候常在其遗址处嬉戏玩耍,在林东一中任教的十七年中,它也是每日抬头可见的一道风景。现在有幸读到一本揭示它的底里的好书,读起来怎能不格外饶有兴味?!

当然,我对本书的独衷之情并不仅仅源于上述的人缘和地缘关系。让我读兴大增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本书的写作在如下几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首先,我认为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依据史料,成功地还原了历史人物言行的生动性和历史事件的内涵的丰富性。

本书是专讲辽代历史的著述,其内容当然必须具有历史真实性。从全书排斥无稽之谈追求言之凿凿的行文特征来看,作者对这一原则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那么,作者是依照什么来展开写作的呢?从全书的内容看,其主要依据是《辽史》,此外还有辽代的历史遗存和有关的现代考古成果。《辽史》记载史实,求简约明晰,而不求细致生动,因此往往只从大处落墨,至于人物一颦一笑的神态,举手投足的姿势,事件各要素中的诸多细枝末节等,则由于不求生动而在记载中往往被“忽略不计”。本书的写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要把这些被古代史官“忽略不计”的东西挖掘寻找出来,使之重新回归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做好这件事谈何容易!如果作者没有精通《辽史》的素养,没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没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情景的

现场想象能力,这件事是断断不可任意妄为的。因为它不同于“添油加醋”,更不可妄加虚构。作者凭借其多年研究辽代历史的积淀和其素有的文字表达功底,成功地还原了历史人物言行的生动性和历史事件的内涵的丰富性,使我们能从他的书中认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逼真的历史事件,实乃可喜可贺。其次,本书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以自身特有的语言风格增强了自身的可读性和耐读性。

“史话”这种文体,在写作中既要描述史实,又可对所描述的史实随机加以评说。描述史实,须以客观的语言来完成;而评说史实,则多以主观的语言来进行。客观的语言容不得主观偏见和一己私情;而主观的语言却是一己之见、个体情怀可以尽兴驰骋的乐园。令我叹服的是,本书作者居然把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语言在本书中交织得熨贴自如,浑然天成般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风格独具的语言系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先哲有言:“风格即人”;而我们完全可以从本书的语言文字中读出作者其人来。

阅读中,只要细心体察,我们不仅发现本书的语言风格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平实质朴,自然纯真。很象不施粉黛的村姑,迥异于浓妆艳抹的摩登女郎。我们从本书中找不出任何玩弄华丽辞藻,故作高深唬人的文字。这是作者朴实纯真,不尚浮华的人格特征在本书语言上的自然流露,同时也

是本书对读者的亲和力的源泉之一。

二是绵密翔实,周到无遗。譬如书中对南塔的描述,从座落方位到塔身高度及层级构造,从塔身的建筑材料、造型特征、建筑风格到塔身浮雕的类别、数量、形态特征以及门窗的朝向、位置、款式、数量等等,无一不以精确的数字和高密度的语言做出周到翔实的交代,即使是从未见南塔的人,也能依照这些精确细致的描述绘出一张象模象样的南塔景观图来。如此细密翔实的写实文字大有益于读者从书中把握确切可靠的历史知识。这是作者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语言运用上的具体体现。

三是节奏舒缓,余韵悠长。本书的语言节奏很象蒙古长调而有别于山东快书。这种舒缓的语言节奏,是由于作者追求表达效果的最优化而自然形成的。为使读者全面深刻地了解史实真相,他不得不在写作中加大语言密度,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述对象。这样,语言节奏也就自然显得凝重了。为了帮助读者准确地理解叙述中出现的一般人不熟悉难理解的概念,他不得不把正在进行的叙述打住,回过头来对该概念加以解释,待解释明白后,再接着往下叙述。这样,自然也就把叙述节奏拖慢了。另外,作者对所描述的史实,往往随机加以评说。这种评说,亦会使叙述节奏出顿宕。可见,作者采用这种“慢慢道来”的节奏写作本书,完全是满足内容表达需要的必然选择。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作者每当写到对史实的评说，便一反写史实时那种细针密线的常态，笔调突然疏朗了起来。在对在 1954 年考古学者从辽墓中发现的两把牙刷做了细致描述后，他只评说道：“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牙刷，它比欧洲牙刷早了六百年。”在以大量篇幅罗列了萧绰和韩德让改革法制，解放奴隶的历史功绩后，作者也只是评说道：“二百多年前，林肯总统实行改革，解放农奴，使美国很快强大起来，因而，他成了全世界人民称颂的伟大人物。一千多年前，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和她的得力助手开创了同样伟大的事业，并取了辉煌成就。作为后人，我们有理由为之自豪。”这些文字，简约至极，平淡至极；然而其中却深埋着作者为中华古文明领先世界而骄傲，对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无限景仰的情怀。于情深意切处吝啬笔墨，出言平淡，这体现了作者对释放主观情思严加节制，绝不放纵的姿态——这是造诣很深的写作人才能做出姿态；也体现了作者对读者应有的“创造性阅读”权利的理解和尊重——把自己嚼滥了的馍赏给读者，是很不礼貌的。

作者评说辽代史实，往往不是单就辽史说辽史，而是把辽代史实纳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时空大背景中来聚焦，这不但有利于更准确地厘定史实的历史价值，同时也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作者胸襟的博大和视野的宽广。“文如其人”的说法确实是至理名言。读过本书后，我更觉得作者人格可敬，文风可钦！

再次,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结构安排为读者获取系统的辽代历史知识提供了方便。

本书共由 32 章构成。其中每一章都可独立成篇,可以作为单篇文章阅读。可是,当作者把它们组织起来,一一置入全书整体框架中不可移易的具体位置后,我们就再不可把它们视为散兵游勇了。

本书开篇的第一、二章与最后的第三十二章首尾相顾,系统地介绍辽上京的历史沿革,揭示书中史实的时空背景,在结构上具有职司开合,统括全书的重要作用。中间的二十九章,则以各章的内容与辽朝兴亡过程的同步相关性来依次排序定位,构成以史为序的结构序列。作者这样安排本书的结构,给读者通过阅读系统地掌握辽代历史知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读完本书,大辽的兴亡过程,便可了然于胸。这种效果,与本书所采用的这种以史为序的结构安排是不无关系的。

作者要求我对本书多提批评意见,而我过去从未系统地学习研究过辽代历史,很难以史学角度评论问题。这里只好就自己的阅读感受吹毛求疵了。

我在上面谈本书的语言风格时,曾称赞本书描述史实的文字细腻翔实,周到无遗,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顾表达对象和语言环境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地细腻到底。细腻是与简约相依而生的。如果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细腻的文笔很多,那么,对简约就更其应该刻意追求了。这个道理,作者当然很懂。但在不经意间,有时也会出现纰